

奏議類上編五

古文辭類纂十五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眴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沉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旣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
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
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貽我釐粢釐粢麥也始自天降此皆
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
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
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
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
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啓啓當
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
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
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
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
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
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
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
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
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隴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

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鵠退飛多麋有蜮蜚
鸛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
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螽蟊螟螽午並
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
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
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
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
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
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
淆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

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

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臣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漙漙見睍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其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其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通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

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

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厯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竝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

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灾異以效今

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鼂按爾雅蠹沒勉也郭注猶勉此奏內密勿從事顏師

古注同郭說蓋所引者或齊魯韓詩而解之者以毛詩也世遂讀密勿爲勉勉則非是爾雅音義蠹本或作蠹說文曰蠹古蜜字禮記卹勿之勿讀沒亦勉義又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鄭註勿勿猶勉勉然則此密勿當依爾雅讀蜜沒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此東坡所謂小人之黨常勝者也元帝非不知君子小人之別但疑君子未必無黨護之習欲間雜用小人以伺察之故此奏以乖和二字立案以去疑爲主中以灾異爲之微

劉子政論甘延壽疏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
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
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檻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
屠五重城蹇歛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
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

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
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
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
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
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
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
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
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
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
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德厲戎士也昔齊桓前

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列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劉子政論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旣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

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
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
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
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
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
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
橋山堯葬濟陰邱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
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
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邱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
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

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

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

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旣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